

画眉郎——著

猫的遗产

上



人类  
让我来接管你吧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.

# 猫的遗产

画眉郎  
——  
著

(上)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猫的遗产 : 全 2 册 / 画眉郎著 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9.1  
ISBN 978-7-5594-2657-4

I . ①猫… II . ①画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7062 号

书 名	猫的遗产 : 全2册
作 者	画眉郎
责任编辑	丁小卉 姚 丽
出版统筹	刘运东
特约监制	王兰颖
选题策划	马春雪
文字统筹	马春雪
营销统筹	苗玉佳
封面设计	ABOOK-殷舍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印 刷	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400千字
印 张	15.5
版 次	2019年1月第1版,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657-4
定 价	49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KUWEI

酷威文化

图书 影视



## 目录

- Chapter 1 城里来的信 / 001
- Chapter 2 相见 / 007
- Chapter 3 决定 / 013
- Chapter 4 相处 / 018
- Chapter 5 猫咪学校 / 024
- Chapter 6 猫咪学前班 / 030
- Chapter 7 预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/ 036
- Chapter 8 第一次洗澡的猫先生 / 042
- Chapter 9 可以独自出门的麻薯 / 048
- Chapter 10 如何使用人类的电脑 / 053
- Chapter 11 猫的礼物 / 058
- Chapter 12 真的要洗澡了 / 065

- Chapter 13 猫咪的初次亮相 / 071
- Chapter 14 复诊 / 079
- Chapter 15 猫咪小讲坛开课啦 / 085
- Chapter 16 如何选择一只人类 / 090
- Chapter 17 再见了蛋蛋 / 095



# Contents

- Chapter 18 关于蛋蛋的猫生探讨 / 103
- Chapter 19 直播初体验 / 108
- Chapter 20 学前班结业 / 113
- Chapter 21 养家糊口的觉悟 / 119
- Chapter 22 身负重任的小学生 / 125
- Chapter 23 全都是重点 / 130
- Chapter 24 勤能补拙和气生财 / 135
- Chapter 25 关于猫咪的谎言 / 147
- Chapter 26 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 / 153
- Chapter 27 大饼出巡 / 160
- Chapter 28 感情大危机！ / 169
- Chapter 29 猫咪俱乐部 / 179
- Chapter 30 紧张的复习周 / 190
- Chapter 31 圣诞喵之夜 / 196
- Chapter 32 小学毕业 / 206
- Chapter 33 忙碌的初中生 / 216
- Chapter 34 初中生的日常 / 227
- Chapter 35 人怕出名猫怕壮 / 234



## 城里来的信

新上任的邮差篱笆黄狸来敲玻璃时，阿梨正蜷成一团，悠闲地舔爪子。昨天晚上，他在镇上的花生仓库里守了一夜，抓了两只老鼠。其中较为肥硕的一只名叫大佬灰，是仓库里的常客，也是阿梨的宿敌，老奸巨猾，行踪不定。阿梨等了它小半个月，终于在大佬灰又偷了一把花生打算逃匿时一爪子扑住了它。胜利的果实是如此甜蜜，阿梨大概两三天都不愁觅食了。他的心情格外愉悦，趴在废旧工场的窗台上，眯着绿色的眸子，尽情享受夏末清晨的晨曦。

邮差黄狸心里扑通直跳，犹豫了半天，才抬起爪子虚弱地挠了挠玻璃。他才刚满八个月，接过邮差的重任也不过三周，却也从前任口中听闻了眼前这只狸花猫的盛名。会打架，爱惹麻烦，曾有十几任人类试图驯养他，均以失败告终。

阿梨听见窗户外窸窣窣的动静，并没有睁眼。尽管阿梨自认为此刻的自己应该是笑容满面和藹可亲，那只茸毛还没褪干净的黄狸小毛孩显然不这么认为，只因阿梨长得太吓猫了。他从大体上看，倒也勉强算是一只标致的狸花猫。虽然看着有些瘦，却四肢强健，尾巴有力，骨骼结实，一看便是个捕老鼠的好手。坏就坏在阿梨那张脸。他的眼珠子是罕见的绿色，眼角不似一般的狸花猫略微下耷，反而上扬，带着一股说



不出的邪气。鼻梁端正，下巴线条分明，显出一股不怒自威的神色。阿梨身上带着大大小小的伤疤，尤其是他左眼那道足有五厘米的抓痕，疤痕狰狞可怖。他身上的伤有新有旧，大多都没有好好处理，伤口附近的毛发打结成团，十分不好打理，阿梨便随它们去了。毛色也不是顶好看的，看起来灰扑扑的，衬得整只猫更加阴沉。

太吓猫了。

黄狸心里这么想，爪子的力度没控制好，落在玻璃上发出一串短而急促的声音。阿梨闻声，倏地抬头瞥了过去，阳光正好打在他左眼那道骇猫的疤印上，吓得黄狸一哆嗦，腿软得差点掉下窗台。

阿梨歪了歪头，默不作声地盯着来客，甩着尾巴尖儿。黄狸强按下心头的不安，壮着胆子问道：“你是梨树狸花吗？”由于紧张，他的嗓音不自然地拔高了，听着像被人踩了尾巴。

阿梨本名确实叫梨树狸花，听着很拗口，也全然不像一个正经名字。然而像曲流镇这样的小地方，倘若不是家养猫，基本上是不会费心思取一个文雅的名字的。大伙儿的取名都很随意，基本上是在哪儿落地，就在后面加个毛色品种。比如篱笆黄狸，就是一只生在篱笆旁的黄狸花。而阿梨，则是出生在镇子口那棵白色百年梨花树下的棕色条纹狸花猫。和他一窝出来的还有两只小妹妹，因为生得可爱，早早被人类请到家里去，做了家养猫，自然也有别的名字：二妹叫咪咪，小妹叫尼罗飘雪。

阿梨眯着眼瞥了黄狸一眼，慢吞吞地站了起来，撑着前肢伸了个懒腰，尾巴平放着，漫不经心地摆了两下，算是打了个招呼。

“你，你的信……”黄狸在阿梨站起来时，尾巴毛瞬间张开，下意识后退了两步。似乎又觉得自己这样太没有骨气了，硬生生地立住了，弓着肩胛，鼓起勇气，又大声喊了一遍：“你的信！”

阿梨又晃了晃尾巴尖，露出一个微笑。他的下巴倒是出奇地白净，然而这违和的龇牙的表情衬得他眼角那道疤痕更加狰狞。“知道啦。”





阿梨回答道，“有劳了。”

黄狸震惊地瞪着阿梨。尽管对方是个将近八斤的大块头，声音倒是少有的甜美……咳，温和。“那我给你搁这儿吧。”他说完，咚一下跳下窗台，顺着篱笆丛里的小道，猫着身子迅速跑远了。

唉，可是我不识字啊。阿梨略微苦恼地盯着那封信，歪了歪脑袋，尾巴尖的摆动幅度加大了几分。几分钟之后，他无奈地低下头，叼起那封信，几番跳跃，上了屋顶，往镇子东边的秀才家去了。

秀才全名叫王秀才，是一只金被银床，以前在城里养了一段时间，能看能写，很有见识。他住在镇子里盖的第一栋小洋楼里。阿梨飞速地来到了秀才家，顺着排水管噌噌几下上了二楼。二楼有一处小阳台，秀才家的人类在围栏上摆了一圈萝卜，散发出另猫不快的气息。阿梨嗤了嗤鼻子，叼着信，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那圈萝卜，轻轻地落在了阳台的水泥地面上。

“谁呀？”秀才立刻从落地窗里蹿了出来。他足足有十六斤，圆头圆脑圆肚皮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滚来了一只球。“哦，是阿梨呀，找我什么事呀？”他停在门槛边，端着身子坐了下来，肚子立刻从他的爪子间挤了出来。

阿梨松开口中的信，也坐了下来，踩了踩两只前爪：“想拜托你一件事情，帮我看看这封信好不好？”

“哟，你这穷小子，居然会有人给你写信。”秀才诧异地说道。原本就圆滚滚的眼珠子显得更加大了。他在镇子里也算是老猫了，对阿梨也敢毫不客气地说话。他挥了挥爪子：“快拿来，我给你看看！”

阿梨用鼻尖将信往秀才的方向推了推，秀才用他肥硕的爪子麻利地拆开了信封，甩着尾巴，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

“我亲爱的外甥，当你读到这封信时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但思来想去，还是希望能将我的遗产交到你的手上。”



阿梨用后腿蹬了蹬脖颈：“遗产是什么？”

“别打岔！”秀才瞪了他一眼。阿梨听话地停下动作，揣着爪子俯卧了下来，瞪圆眼睛听。秀才继续念道：“你可能不认识我。大概两年前，我在毛春的玲子宠物医院认识了你的妈妈阿虎。当时你和你的妹妹还没出生。阿虎被人类救助队从下水道里救了出来。我们志趣相投，很聊得来，结为姐妹。后来，你妈妈被领养到了曲流镇，我回到了毛春城里的家，匆匆一别，只来得及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。我也是从你妈妈后来的来信里得知，她生下了你和你的妹妹们，并没有在领养她的人类家里久住，出去自立门户了。”

关于这件事情，阿梨倒是还有几分记忆。他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，妈妈曾经提起过这位漂亮的波斯猫姨母，是个上了年纪但心肠很好的女士。后来妹妹们相继被人类领走，而妈妈也不幸被摩托车撞伤离世。这位姨母就和他童年里许多柔软甜蜜的回忆一起尘封了。

“后来发生的不幸，我也不想多言。听说你的妹妹们过得都很好，唯有你，实在令我放心不下。我久病缠身，将不久于人世，有两个心愿不得解。一是我妹妹唯一的儿子你，二是我原来的人类唯一的孙子阿勤。你孤身在外，风餐露宿，何时才能安稳？而我走以后，谁来接管照顾阿勤呢？想来想去，唯有把阿勤交到你的手上我才放心。你母亲是只完美的猫，我相信身为她的儿子的你肯定也不差。阿勤是我在现世中唯一的人类，唯一的财富，我希望你能来接管他。”

姨母在信的后半部分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关于她的人类阿勤的事情，在最后留下了自己的爪印和人类的地址。阿梨听得愣愣的，半天没有声响。秀才念完，口干舌燥，不禁冲回客厅去自己的水盆里舔水喝。等他喝完，美滋滋地回来，发现阿梨仍趴在原地，姿势都没有变换过。秀才盯着阿梨看了片刻：“哎，我说阿梨，”他开口说道，“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阿梨摇了摇头。他现在脑子一片空白。在独自度过的这两年漫长的



岁月中，他也曾有几次机会跟随人类回到他们的家中，但最终都没能成功。也许，他天生就不是接管人类的料。长成一只大猫之后，阿梨已经彻底放弃了。他自己一只猫也能生活得很好，捕老鼠，吃麻雀，有时饱，有时饥，偶尔去看看他的两位妹妹，累了就缩回他的旧工厂——那是他花了眼角那道抓痕的代价换来的地盘。当然偶尔会有一丝丝寂寞，但猫咪毕竟是独居动物，并没有什么可难过的。他不曾想到自己还有这样一位姨母，这样关心着他。而这位为数不多的单纯关心他的亲人，也不久于世了。

“依我看，”秀才清了清嗓子，“你应该去。毛春可是个好地方啊。”他扬起粗壮的脖子，眼神飘向远方，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。

毛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，风景如画，气候宜人，曾被人类世界评选为十大最宜居的城市之首。同时，它还是一个猫城。城内从市长往下，都是爱猫之人。整座城被改造成了极适合猫咪生存的巨大猫窝。就算是曲流镇这样的小乡城，猫民们对毛春也是向而往之。但猫都是不喜远足的种群，除非必要，很少有猫会下定决心，离开自己的出生之地，前往一个未知之地。

阿梨踟蹰着，舔了舔自己的爪子。

他不怕离开曲流镇，离开他的窝。可是那只人类会喜欢他吗？会愿意把他请进家里去吗？

喵……阿梨不安地甩了甩尾巴。

秋天来了又走，留下了满镇子金黄色的枯木。阿梨踩着干燥的落叶，急速地奔走。他刚刚辞别自己的两位妹妹，咪咪鼓励他寻求自己的猫生，尼罗飘雪则难过得哭了两天。她们的谆谆告诫，和故乡的一抹清风，都被阿梨留在了他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上。

他奔跑着，迎面吹来带有陌生气息的风，在他的胸腔内引起共鸣。他的脖子上系着一只小包袱，里面是他猫生所有的财产。他要带上他的



一切，去寻找那只属于他的人类了。

阿梨从未觉得如此畅快。



辛勤是一个宅男，现住在奶奶留给他的房子里，无须兑现父母的期待，顺从自己的心意，过上了日夜颠倒、打游戏、点外卖的颓废生活。华灯初上，他才刚刚醒来，看了一眼堆在墙角的猫窝猫玩具，复又看向天花板，发起了呆。

家里的那只老波斯猫咖啡已经离开整整三个月了。少了那低沉的喵喵鸣的动静，整个房子沉寂得有些可怕。对楼传来生气的母亲呼唤孩子吃饭的声音，楼下有人在高声大笑，空气里似有若无地飘着饭菜的香气。辛勤又躺了十分钟，终于爬了起来。他洗漱完，穿好衣服，走到墙角，弯腰将那堆杂物摞在一起，抱了起来。往下走时，楼道里挤满了一群年纪很小的孩子。他们推推搡搡，在狭小的走道里嬉戏。一个带头的小男孩看见了辛勤，尖声大叫道：“这里有个人要丢小猫！”孩子们害怕地凑成一团，怯怯地打量着辛勤。辛勤没说话，甚至没看他们一眼，抱着猫窝，从小孩让出的空隙中走了过去。不是小猫啦，只是盒子！辛勤听见背后有个小姑娘在喊。又是一阵喧闹的追赶声。

小区的垃圾箱很干净，似乎刚刚被清理过。辛勤将手里的属于咖啡的东西整整齐齐码好，放进了垃圾箱里。垃圾箱旁边的流浪猫猫粮供应机是满的，水也添过了，却不见一只猫。辛勤思索着今天该去哪家店打

包一份外卖回家，脚却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花圃边上的长椅。他坐了下来，这个角度，正好能看见猫粮机。天越来越冷了，辛勤穿得不多，双腿的肌肉在冷风中不自觉地打战。他抬手，将绒毛围巾裹紧了一些，这条围巾，是奶奶在世时给他织的最后一条。

阿梨匍匐在花丛里，从枝丫的缝隙间，偷偷打量那只人类。他知道那人就是姨母留给他的遗产。这不是阿梨第一次见到辛勤，却是距离最近的一次。阿梨来到毛春，来到辛勤所在的小区已经整整一周了，只见过辛勤两三次。他曾经远远地看到这只原本属于他姨母的人类站在居民楼门口，匆匆收下了一只只不知所谓的纸箱子，又匆匆离开了阿梨的视线。尽管有些茫然，但阿梨渐渐明白，那道银光雪亮的门轻易是打不开的，所有像他一样的流浪猫都会被拦在外头。而里头，就有他的遗产。

他的遗产看起来面色苍白，身量太瘦——当然，是以猫咪的标准来看。这样瘦弱的猫咪，在冬天是很难存活的。阿梨在心中暗自摇头。他还打不定主意应该怎么出现，表明身份，让人类带他回家。今天的人类，在外头待了很久，他没有皮毛，不会冷吗？阿梨觉得这是自己的好机会，他可以出其不意地跳出去，命令辛勤成为他的人类。可是他又有些犹豫，他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人类，不知道如何与其相处。

他会喜欢我吗？

毛春城的流浪日子倒是不难过。有很多小区都自带流浪猫喂猫机，那些粗硬的粮食虽然尝起来怪怪的，倒是不难吃，阿梨不愁饿肚子。这里的人类都还算友善，和在乡下的日子大不同，虽然也没有多少人类愿意和一只带着抓痕的流浪猫亲近，但至少没有人欺负他。最讨厌的大概就是猫太多了，令人烦恼，经常要为抢地盘打架。阿梨身上的伤痕又增加了不少。冬天马上就要到了，他并不想为此丧命。

阿梨轻手轻脚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四肢，犹豫了好久，又悄悄往前挪了半爪子的距离。才动了动，阿梨就倏地收回了爪子，唔，舔舔。他



才来毛春城的时候，遇上了一只霸道的大花猫。那家伙膀大腰圆，力气大得很。阿梨和他打了一架，脱身的时候没留神踩上了碎玻璃，细小尖锐的渣滓嵌入了他的爪子肉里，左前爪这几天一直疼得厉害，比右爪子大了一圈。想到这，阿梨不禁又轻轻舔了舔爪子，忽然觉得眼前一黑。

辛勤蹲下身，安静地看着自以为藏得很好的那只大猫。一只狸花猫，脏兮兮的，有只爪子好像发炎了，不同寻常地肿大，像一个小馒头。他犹豫了片刻，微微俯首，伸出两根指头，轻轻探过去，在狸花猫的鼻子前停住了。

阿梨吓了一跳，毛都参开了，身体后仰，耸着肩胛，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该出爪。那只人类把爪子凑了过来。他想做什么？是想让我闻他的气味吗？可是不是应该闻屁屁吗？不过他的味道真好闻！阿梨心里打鼓，脖颈僵直，两只耳朵往后贴了起来。

辛勤的手指停了片刻，坚定而缓慢地继续靠过去，弯曲，用指节轻轻蹭了蹭狸花猫的鼻尖。狸花猫显然吓着了，迅速挪开脑袋，辛勤趁机摸了摸它的颈后。阿梨感到自己浑身的毛都竖起来了。自从离开妈妈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触碰他的颈子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既不是难受，也谈不上舒服。痒痒的，怪怪的，喵，让他很想挣脱。但阿梨最终一动不动。

辛勤慢慢地靠近，用指尖顺着狸花猫的毛路轻柔地梳理。其实是一只漂亮的狸花猫呀。他觉得有些诧异，自己对这样一只陌生的流浪猫，竟会产生一种类似一见钟情的感觉。“你受伤了。”他开口，轻声说道，“你想不想去暖烘烘的地方。”

他在说什么？阿梨绿色的眼球瞪得圆圆的，像两颗漂亮的玻璃珠子。

“你需要一点儿食物，和抗生素。”辛勤用指节又蹭了两下，收回手，轻轻地取下脖子上的围巾，抖了抖，凑到阿梨鼻子前，就像在逗猫。

阿梨好奇地竖起耳朵，抖了抖。他开始慢慢放松，只是仍维持蹲坐



的姿势一动不动。他的鼻翼轻轻抽动，在那团暖融融的编织物中嗅出了属于人类的独特气息。真好闻。

辛勤利用围巾一点一点地靠近狸花猫。他很有耐心，动作轻柔，阿梨开始眯起眼睛，带着人体温度的围巾轻轻将他围了起来。辛勤勾起嘴角笑了笑，忽然伸手，将猫连同围巾一起抱住。阿梨几乎还没反应过来，整只猫已经被人类紧紧抱在怀里，他下意识地撑开四肢挣扎。辛勤轻声哄：“嘘，别动，我们去看医生。”他调整了姿势，让狸花猫窝得更加舒服。

阿梨忽然就不想挣扎了。他的人类很温柔，并没有弄疼他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只人类身上有超好闻的味道，还有像暖阳一样的体温。呼呼，他好想打个呼噜呀。

这只小家伙还挺乖，辛勤心想。他也没回家，用围巾裹好狸花猫，直接出了小区门，打车去附近的宠物诊所。坐上出租车时，辛勤忽然想到，其实他不应该把咖啡的猫包给扔了，兴许还用得上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咖啡的包包是草莓粉，这只狸花猫看起来是个男孩子，也用不上吧。是个男孩子吧？辛勤好奇，低头看了眼怀里乖巧的大猫咪，到了诊所再做个全面检查吧。

阿梨倒不是真的如此听话。虽然说出来有点儿丢猫，但是他真的被吓住了。他的人类抱着他进了一只大铁盒子里——汽车，他还记得自己的小妹妹尼罗飘雪以前曾经告诉过他，人类喜欢这种能自己跑的铁盒子。他不知道人类要带他去哪儿。玻璃窗外，破碎的霓虹灯光一闪而过，只留下了斑斓的光影。阿梨瞪着绿色的眼球，不安地捕捉飞掠而过的光斑，紧紧地贴着他的人类。

喵，这个世界好大呀！

人类温暖厚实的手掌贴在他的脑袋上。阿梨想仰头看看他的人类，视线被遮挡，却觉得分外安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人类终于抱着他爬出了铁盒子。阿梨被带到了个奇怪的房间里，空气里弥漫着令猫不爽的奇





怪气息。阿梨皱了皱鼻尖，有点儿讨厌呢。同时，他注意到他的身边有许多同类，还有许多蠢狗。他们或被牵着脖子，或被装在奇奇怪怪的笼子里，彼此也不交流，吱吱呜呜传达着不安的气息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阿梨惊慌地挣了挣，又被人类迅速抱紧了。“别动。”辛勤轻声嘘，用围巾将狸花猫的头包严实，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圈。狭小的空间容易给猫咪带来安全感。此时，那只好奇而略有些慌张的狸花猫，正警惕地从小孔里打量外面的世界。嗤——狸花猫冲旁边那只萨摩耶不甚友好地龇牙。大白狗兴奋地摇起了尾巴。辛勤忍不住笑了笑。

时间晚了，他们并没有等很久。这家宠物诊所名叫“吃多多”，辛勤之前带咖啡来过很多次，和医生还算熟悉。今天值班的是于医生。温柔的女医生给狸花猫做了粗略的检查，还研究了一下它左眼上的伤疤，确定是陈年旧伤后，觉得还挺可惜。于医生打算用酒精清洗他左前爪的伤口，用镊子取出玻璃碎片。阿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周遭忽然充斥着陌生人类的气息，他的身体被按住。阿梨开始急躁起来。

喵！妹妹说进入一个家庭，接管人类之后，猫咪会被呈现在人类的同伴面前进行炫耀。喵，不要啊！我还没有准备好！阿梨开始大声喊了起来。可惜他的人类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，只是轻轻地抚摸他，甚至还帮医生用力按住阿梨。阿梨挣扎得更加厉害。

快走呀！我现在不行的！我的毛很脏，有好多地方打结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舔好！我还这么瘦！我长得不好看，我还有疤，你会被你的同伴嘲笑的！阿梨扭过头，愤怒地冲他的人类龇牙。喵！我不要成为你的笑柄！快走呀！我以后应该会变得更好看的，我的妹妹们就很好看，我们那个时候再来好不好……

辛勤听狸花猫嘶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想来是他这几天没怎么好好吃东西，没有力气了。他皱了皱眉，问医生：“这伤严重吗？他还有几处其他伤口，我没来得及仔细看。”

